

那年三夏会战



贺宝璇

“麦浪滚滚闪金光，麦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悦到处传，社员个个麦收忙，麦收忙。”30多年前，我哼着歌曲，来到了三夏会战指挥部，因为我参加阶级斗争展览馆解说后，被选中到三夏会战指挥部任播音员。那年月，我和千千万万年轻人一样从牟平一中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后经贫下中农选拔，参加考试才能上大学。我那年春天高中刚毕业，18岁整日无忧无虑，没有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整天说啊唱啊，有人称为“百灵鸟”。

“三夏会战指挥部”设在牟平北关联中，广播要到城关公社广播站，我报道的第

一天，总指挥开会布置每个人的工作任务。我的任务是每天凌晨4点起床直播“三夏”中的稿子，下午5点半到三夏指挥部拿稿子，晚上9点直播。为什么要求直播，因为录音效果不太好，有沙沙的声音。我们的宿舍和工作地点设在城关公社广播站，要求我三夏期间住在广播站。

在“三夏”指挥部我见到了十多名教师，他们是被选中到三夏指挥部任写稿的工作人员，坐阵的是我们雷神庙联中的一位校长，负责审稿子，但我高兴的是曾给我作文打满分的语文老师也来到三夏会战指挥部写稿子了。我很开心有老师的帮助，有校长的支持，多好的工作环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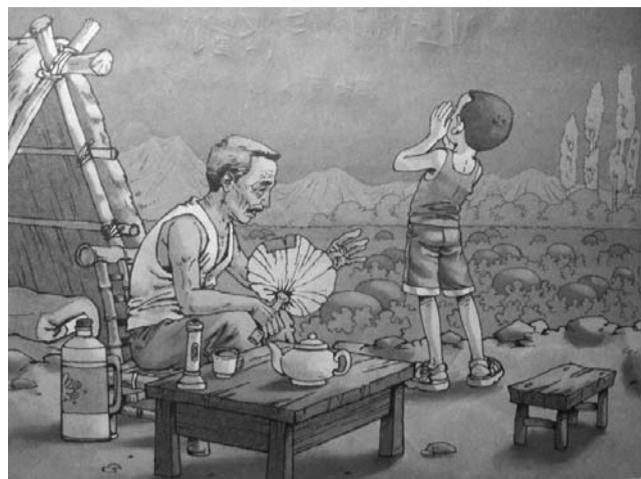
工作开始了，第一天早

晨起来播音较顺利，因为第一次播音，一晚上较兴奋，三点半我就起来了，到院子里亮亮嗓子，“城关公社广播站、三夏会战指挥部现在开始广播了……”随着凌晨广播的开始，一天紧张的工作开始了。刚开始还可以，工作算顺利，随着写稿人员的增多，有的老师的字龙飞凤舞，我只得下午5点去拿稿子时，悄悄地将稿子再抄写一遍，免得读错。记得有几个傍晚为了抄稿子不耽误晚上播音，我连饭都没吃上，直到播音后才吃饭。在“三夏会战指挥部”熬夜，工作较累，但是比起领导们来还是较轻松的，因为那时公社党委书记邹立贵和副书记李玉涛、主任张传洲等领导也和社员们一样战斗在第一线，裤腿挽得高高的，早晨总是湿漉漉的，昼夜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遇到特殊情况，我录音后回家晚上听听自己的播音有无错处，农村有的词有的话还真难读懂，幸亏在农村任团支部书记时对“车轱辘”有所了解，要不然遇到“换换肩，换换车轱辘”的句子真难读准。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留意那段时光，那是我最大的幸福的工作时光，没想到上大学学习、任教，到公安工作后，我又回到了我阔别几年城关公社广播站的原址，因为这地方已改为宁海公安分局——文化路派出所。

看瓜



丁桂芳

每年夏天吃甜瓜，就想起童年看瓜的事。

解放后，家里只种地，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生活很清苦。我们家，家大业大，爷爷早逝，奶奶唱主角，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儿孙满堂，十八口人，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但是柴米油盐酱醋，人来客去的花销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们家想出了一个挣钱的门路，一连六七年种甜瓜，种西瓜。

我们家的土地，东山西山，南泊北岭，很分散。村东有个山叫万家沟，山前有条河，绕山东坡、山前，向西流去。山坡的梯田适合种甜瓜西瓜，浇水也方便。

我父亲弟兄三个，他是老大，解放前教过书，有知识有文化，对种瓜有研究，他是主导者，两个叔叔则是主劳力，再加上哥哥姐姐们是帮手，成了种瓜世家。

到现在六十多年没吃焦面了，一想起焦面，就流口水。

看瓜很有趣味。整个夏天，山青水秀，山花烂漫，可以到山坡上掐黄花、石竹花；可抓蚂蚱，打蜻蜓；阴雨天可捉水牛、挖知了狗，拾雀菜；渴了到泉边喝清洁的泉水，热了可到山前的小河里洗澡戏水，抓鱼摸虾，简直神仙般的日子。

盛夏，瓜快要熟了，花皮瓜由绿变黄，青皮瓜也不像原先那么绿了，西瓜个头大，像金灿灿的南瓜，瓜瓢一包面。所有的瓜用中指弹一弹，登登响的则不熟，扑扑扑的就是熟了。有一次，我和三叔的大女儿一起看瓜，她比我小很多，没耐性看瓜，下午天不黑就闹着“撤兵”，我劝她：“走早了会有人来偷瓜的，待一会儿我摘个瓜咱俩吃。”过了一会儿她又闹着要走，并哭了，逼得我只好到地里摘瓜了。我用手弹了一个又一个，选中了一个大大的花皮瓜，黄黄的，给了妹妹一大半，我们俩开斋了，瓜瓢金黄色，瓜子很多，统统狼吞虎咽下肚了，尝了鲜，是那一年摘下的第一瓜。吃了瓜，我心里忐忑不安，自家人偷摘自家的瓜，总有点做贼心虚，但又不肯告诉大人。可后来父亲发现那个瓜少了，问我：“地头那棵瓜蔓长了个又大又早熟的瓜怎么没了？怎么看的瓜？”开始我低头无语，后来说了实话，父亲笑了说：“原来偷瓜人是你们俩！馋鬼，吃了就吃了吧！没被外人偷去就好，算你俩尽职。”

自制道具演节目



王新奉

解放初期，每逢“六一”“十一”，农村小学都要组织学校全体师生搞庆祝活动。活动内容，多半是打花棍、叠罗汉、歌咏比赛、说“武老二”（山东快书）等，农村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节目。有的节目需要道具，我们都是就地取材，自己制作，如打花棍需用花棍，我们就先到村边的洋槐林中，砍一根一米多长、直径约两厘米粗的直树条；然后刮去树皮，用彩笔绕树条面上红、黄、绿等彩线；再在两端绑上着色的麻批做的纓穗、栓上个小铃铛，就成了一根上好的花棍。

说武老二用的道具是嘎

嗒板和沙啦机。嘎嗒板，是用两片半尺长、两寸宽的竹片，一端钻上两个洞。然后光面相对，用绳子（最好是牛皮绳）拴起来就成了。而沙啦机则要一块约一尺长、一寸宽、和四片半尺多长、一寸宽的竹片。在长竹片中上部钻两洞，短竹片每片的上方钻两洞，然后把它们每片间用一枚铜钱隔开，用绳子拴起来，就成了沙啦机。

以上都是传统节目用的道具，老师和一些大点的学生，做起来都已经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并不费劲了。但是，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全乡小学要组织联欢会演。我们学校领导突发奇想，要学习解放军，搞个拼刺刀表

演。拼刺刀表演用的“步枪”和“刺刀”，也需要我们自己动手制做。但这也难不倒我们。

我们各自回家找好粗大的高粱秸、麻绳、铁丝、向日葵杆等材料及刀、剪等工具。大家先是将高粱秸用水浸过以增加其柔韧性，然后按真枪大小扎好枪把、枪身（枪托）、枪筒；再把与枪托等长的向日葵杆纵向劈去三分之一，挖去白瓤，打磨光滑滑，镶嵌在高粱秸扎的枪托上，用铁丝匝紧。这样枪托乌溜溜的，就更像一支真步枪了。再用木片削一把刺刀绑在枪筒上，用根帆布条栓在枪身上做枪背带；往身上一背，嘿，还真像那么回事呢！

“六一”儿童节那天，乡中心小学操场上“人山人海”，表演场被围得水泄不通。各种表演项目异彩纷呈，后面的人都要踏着凳子看。那天我们都穿上了从部队借来的黄军装，戴着军帽、扎着武装带，身背自制“步枪”，还真像一队威风凛凛的解放军战士呢！

当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喊着队列行进口号“一二一、一二三四”进场时，立刻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眼球。来到操场中心，队伍自动分成相对的两列。在体育老师的口令下，双方便认真地进行起进退有序的拼杀。

我们表演时逼真的道具和动作、震天的喊杀声，让观众们真如身临战场一般，操场上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热烈的喝彩声。最后，我们的项目，轻松拔得了那年联合庆祝演出的头筹，为学校争了个表演冠军的大奖状。